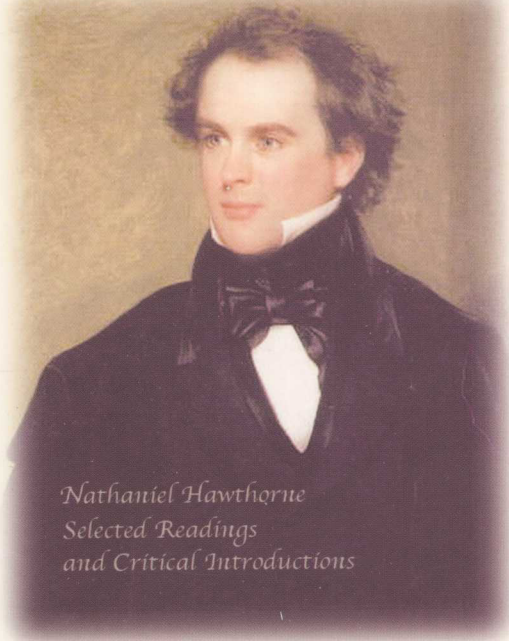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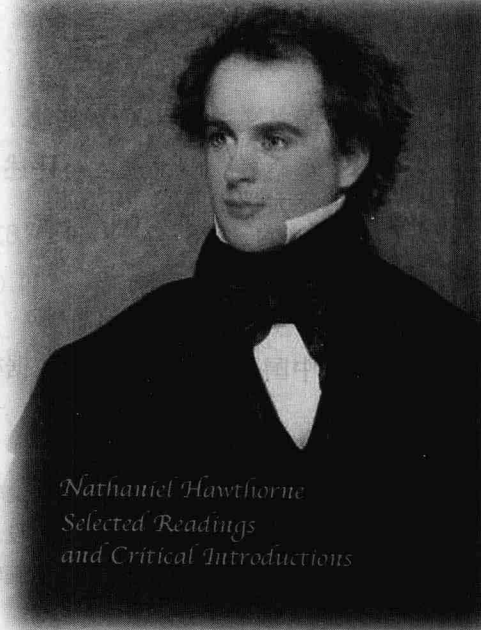


*Nathaniel Hawthorne
Selected Readings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s*

霍桑短篇小说

选读与评述

尚晓进 主编



霍桑短篇小说

选读与评述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桑短篇小说选读与评述/尚晓进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81118-617-8

I. ① 霍… II. ① 尚… III. ① 霍桑, N. (1804~1864)—小说—
文学评论 IV. ①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1651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孟 玫

霍桑短篇小说选读与评述

尚晓进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8.75 字数 558 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81118-617-8/I·098 定价: 39.00 元

序 言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思想深邃,技艺精湛,堪称美国文学的典范。二战后,在美国文学独立的呼声中,霍桑被视为美国民族文学的代表,美国19世纪后期现实主义大师亨利·詹姆斯甚至以“地方性”(provincialism)来界定他的创作。然而,他的作品既是本土的,也是国际性的;既根植于民族历史和清教主义传统,也深受欧洲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专注于人性、罪恶和心理的内在审视时,立足于宏大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探索美国的历史、社会、政治乃至文化走向等诸多命题。

除四部罗曼史外,霍桑一生创作了约100多篇短篇小说和随笔文章(Sketches),大多收录在故事集《重讲一遍的故事》(*Twice-Told Tales*, 1837、1851)、《古屋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 1846、1854)和《雪影》(*The Snow-Image, and other Twice-Told Tales*, 1852)中。他的短篇作品大多数完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1851年《红字》获得成功,就只写过《羽毛冠》(*Feathertop*)一个短篇,此后一直专注于长篇创作。就数量来看,短篇作品如果算不上半壁江山,也是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霍桑的很多短篇并未进入批评视野,被反复收录和研究的经典短篇不超过其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国内这个比例就更少了。就有限的这些篇章来看,国内研究者又往往受制于心理分析的研究范式,或局限于清教主义的原罪观、罪恶和人性等解读视野,由此,多少简化了霍桑繁复深刻的洞见,遮蔽了其作品的丰富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读者群对其短篇小说的接受。所以,尽管国内早已推出其短篇小说的译本



和选本,如陈冠商的《霍桑短篇小说集》和胡允桓的《霍桑小说全集》等,但为普通读者熟悉的仍停留在有限的十来篇作品上,比如《胎记》(*The Birth-mark*)、《小伙子古德曼·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拉巴契尼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牧师的黑面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和《伊桑·布兰德》(*Ethan Brand*)等。

实际上,霍桑是位相当早熟的作家,和那些慢慢成熟,一步步臻于艺术圆熟之境的作家不同,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洞见和思想体系,发展出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形式。1851年,在《雪影》的序言里,霍桑这样回顾自己的早年创作:“我对这些早年随笔很有些意见,一方面固然是成熟的眼光看到很多不足之处,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几乎达到了我现在所达到的艺术水准。秋天熟透的果子也不比早些时候的落果更甜美。”^①的确,《我的亲戚,莫林诺少校》(*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牧师的黑面纱》、《小伙子古德曼·布朗》和《欢乐山的五月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等经典之作都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而早年的一些关注、洞见和思想又或明或暗地延续到其长篇作品中,获得更为集中、更具有形式感的艺术表达,形成霍桑作品的核心主题。忽略其短篇作品,对短篇创作缺乏整体性的把握,显然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廓清霍桑创作的面貌,也不利于梳理和把握其作品重要主题的流变。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把更多的霍桑短篇带入阅读和研究的视野,在基础性的梳理工作中,慢慢呈现其短篇创作的轮廓和风貌,推出《霍桑短篇小说选读与评述》一书的初衷正在于此。

撇开其失败的处女作《范肖》^②(*Fanshaw*)不谈,可以认为霍桑的创作生涯发端于短篇小说,并由短篇小说进入美国文坛。霍桑其实很早就明确了自己的文学志向,在1821年3月1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您觉得我成为一位作家如何?靠文字养活自己?说真的,我觉得自己这潦草的字迹很像作家。当评论者赞誉我的作品,称之可与英国佬最引以为

① Nathaniel Hawthorne. *Nathaniel Hawthorne: Tales and Sketche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2: 1156.

② 书稿可能完成于1825年,1828年由霍桑自费匿名出版,之后,作家撤回并烧掉了他所有能找到的印本。



豪的作品相媲美时,您该多么骄傲啊。”^①这段话耐人寻味,它不仅彰显出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的自信和野心,也多少给我们透露了19世纪初美国文学界的状况。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写作业已成为一种现实,是“商业技术和中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并依附于这一社会”^②,英国作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和詹姆斯·库珀(James Cooper)的成功显然激励了一代文学青年,使得霍桑顺理成章地将文学视为一种职业的选择,但他显然低估了以文为生的艰难。尽管至19世纪初,民族文学的呼声日益高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也已萌发,然而,就出版市场而言,美国文学依然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1820年,史密斯(Sidney Smith)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问题:“四海之内,有谁会去看美国人写的书呢?”^③出于商业利润的考虑,美国出版商宁愿重印英国成名作家的作品,而不愿冒险出版美国人的作品,如霍桑早前的出版商塞缪尔·古德里奇(Samuel G. Goodrich)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作者的作品还只占美国年度出版量的40%。对一位年轻的作者来说,他所面临的形势显然不容乐观。1825年从博多因学院毕业后,立志于创作的霍桑进入了长达12年的“幽室”隐居期,这是他阅读、思考和艺术探索的重要阶段。多年后回顾这段岁月,霍桑写道:“我在生活的路旁坐了下来,像是中了魔法。灌木丛在我的身边冒了出来,嫩芽长成细枝,细枝长成小树,直到根节交错,无法从幽黑的林子深处走出来。”^④不可否认,这一经历对于他作品中关于孤独、隔绝和人类纽带联系的思考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霍桑本人和传记作家似乎夸大了他的离群索居,近年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隐居期间,他也与出版界积极交往,试图发表完成的作品,并非一味埋头苦读和

① Julian Hawthorne. *Nathaniel Hawthorne and His Life*.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884, I: 107—108.

② Nina Baym. *The Shape of Hawthorne's Care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17.

③ Neal Frank Doubleday. *Hawthorne's Early Tales, A Critical Study*.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2: 6.

④ Nathaniel Hawthorne. *Nathaniel Hawthorne: Tales and Sketche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2: 1155.



写作。

1828年出版《范肖》后，霍桑曾计划推出短篇小说集《故乡七故事》(Seven Tales of My Native Land)，次年又计划出版一组以殖民地历史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殖民地的故事》(Provincial Tales)，1832年—1833年间，霍桑又筹划了一本更复杂的拟用框架结构的故事集《讲故事的人》(The Story Teller)，但这些计划都流产了，直到1837年霍桑才得以推出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霍桑的短篇在结集出版之前大多已在一些期刊和赠阅刊物上发表过。在《重讲一遍的故事》问世前，他的短篇多匿名发表在塞缪尔·古德里奇出版的年刊《珍藏》(The Token)^①以及《塞勒姆公报》(Salem Gazette)和《新英格兰杂志》(New-England Magazine)上，后者从1834年采用他的作品，而《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The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在其首部短篇小说集问世后才开始发表他的作品。在以故事集赢得一些声名前，霍桑已默默写作了多年，而笔耕换来的稿酬又微不足道，这无疑使一位年轻的作者深感文学之路的艰难，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焚稿轶事也印证了作家成名前的挫折感。据他的姐姐伊丽莎白回忆，霍桑曾将毕业前后写成的故事合成一个集子送给出版商，拟以《故乡七故事》为题名出版，但出版商一拖再拖，霍桑一怒之下召回书稿，将其付之一炬，据说其中仅有三四篇保存下来。这一事件后来在短篇小说《爱丽丝·德恩的恳求》(Alice Doane's Appeal)和《手稿中的恶魔》(The Devil in Manuscript)中都有影射，而霍桑在《手稿中的恶魔》、《孤独人的日记残稿》(Fragments from the Journal of a Solitary Man)和《弃稿残篇》(Passages from a Relinquished Work)中塑造的艺术家形象奥博伦(Oberon)显然多少有作家早年的影子。

然而，优秀的作家总是善于从私人或偶然的细节中发现时代的和整体的隐秘图景。作为一名自觉的艺术家，霍桑从早年的挫败中发现了美国文化的某些弊病，他其实很早就看到了这个民族过于实用主义和功利

① 《珍藏》是一种用于圣诞节赠礼的图文读物，一般在每年末推出次年的新卷本。



主义的一面,如尼娜指出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品格在建国之初就形成了这一观点,因为艺术没有实用价值,所以这个新生的民族用不着艺术。本杰明·弗兰克林说过,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用不上艺术。”^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美国文化气质的审视中,霍桑洞悉了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与清教传统之间一脉相承的关联,从自身的写作困境出发,霍桑由此走向了对艺术和美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照。这一主题关注在《弃稿残篇》等早期篇章中已初现端倪,该作品原为霍桑筹划的《讲故事的人》的开篇部分。他曾计划以叙事人奥博伦的漫游为脉络贯穿和衔接集子中的各篇故事,奥博伦渴望四处漫游,以讲故事为生。借奥博伦之口,霍桑传达了他对美国人的看法:“我们的民众有一种粗俗的观念,他们绝不相信被他们称作游手好闲的行为会有什么好处,一个年轻人如果不学医,不学法律,不研习福音书,也不开店或者务农,而是仅仅满足于父辈留给他的财产,他们只能认定这年轻人不可救药。”^②奥博伦感到环境给他的压迫,这也是霍桑早年选择文学时所感受的压迫。众所周知,在《红字》的“海关”序言中,霍桑如此经典地概括了清教先辈给自己造成的心理情结:“这两个面目森严、郁郁寡欢的清教徒谁都不曾想到苍天会对他们的罪孽作出报复……冒出了一个像我这样游手好闲的不肖子孙……‘一个写故事书的!那算什么行业——既不能给上帝增光,也不能给人类的子孙后代造福。’”^③他看到了清教传统造就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清教先辈所崇尚的工作伦理在资本主义勃兴的19世纪上半叶又与进步论等主导意识共同构筑了中产阶级的价值壁垒。关于艺术、文化和美国价值取向的思考实际上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就短篇而言,集中探讨艺术主题的有《美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the Beautiful*)、《卓恩的木像》(*Drowne's Wooden Image*)和《会预言的画像》(*The Prophetic Pictures*)等经典篇章。

19世纪20年代末,霍桑开始广泛阅读美国历史书籍,据研究者考证,

① Nina Baym. *The Shape of Hawthorne's Care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18.

② Nathaniel Hawthorne. *Nathaniel Hawthorne: Tales and Sketche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2: 175.

③ 霍桑.红字.姚乃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8.



他的阅读范围包括新英格兰年鉴、当地报纸、年刊和审判记录等。显然,他开始有意识地发掘本土题材,转向从殖民地历史中寻找素材,《我的亲戚,莫林诺上校》(*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罗杰·马尔文的葬礼》(*Roger Malvin's Burial*)、《温顺男孩》(*The Gentle Boy*)和《哈钦森夫人》(*Mrs. Hutchinson*)等都属于早期历史题材作品。从20年代末开始,霍桑成为美国殖民和革命历史的自觉书写者,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短篇,如《欢乐山的五月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恩迪科特与红十字》(*Endicott and the Red Cross*)、《灰发勇士》(*The Gray Champion*)和《总督府的传说》(*Legends of the Province-House*)等。霍桑对历史题材的发掘与时代对本土文学的呼唤有一定的关联。殖民地历史是当时知识界倡议的选材之一,比如,1815年《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首位编辑威廉·都铎(William Tudor)提出,美国作家可以写写“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这段历史”,他还列出了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供美国作家参考,其中就包括霍桑后来写过的安妮·哈钦森。显然,年轻的美国迫切需要通过民族历史的书写来构建自己的国家起源和文化身份,霍桑对民族历史的发掘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民族文学的代表。然而,必须看到作家民族叙事的复杂性。在《恩迪科特与红十字》和《灰发勇士》等优秀短篇里,我们看到霍桑一方面以19世纪的目光回溯历史,以时代业已形成的主导历史叙事模式重写历史事件,将殖民地历史书写为从奴役和压制中走向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宏大叙事,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断以反讽暗中削弱主流历史叙事的模式,暴露历史的中断、矛盾之处,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不连续性。评论家过去常把霍桑对历史的书写视为他实践罗曼史理论的重要手段,是他用来构建介于“现实与幻境”之间的中间地带的一种媒介,这一视角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霍桑历史书写的复杂对话关系。实际上,在回望历史的同时,霍桑始终在思考这个国家的现在以及未来,反思和探寻美国的国家文化品格、国民性格和国家历史走向。

新英格兰题材的发掘无疑确立了霍桑作为美国作家的身份,然而,过多强调这点可能会使读者忽略他对时代问题的关注。实际上,这也是早期霍桑批评和传记研究陷入的误区。早期传记作家建构了一个离群索居、羞怯内向的作家形象,但传记研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修正最



初的霍桑形象,逐渐展现了一个置身时代社会生活中的作家形象,这些研究也为霍桑批评开拓了社会和政治维度,如评论者指出的,“拓展了我们的批评视野,使我们得以融入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补充早已成为定论的‘霍桑的清教遗产重负’说”^①。然而,二战后,由于批评范式等多方面的原因,霍桑与时代的对话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得到深入探讨,20世纪中叶的罗曼史研究则将霍桑的作品界定为美国罗曼史的典范,即一种“‘非社会性’、‘非历史性’、‘非政治性’、‘关注人类普遍心理’的文学主题和体裁样式,即使书写社会、历史、政治,那也是依靠一种‘迂回间接’的方式”^②。而在国内,尤其是在普通读者的印象里,霍桑仿佛生活在遥远的新英格兰神权政治统治下的16、17世纪,而非一个科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勃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而他的作品似乎也只是与清教主义、原罪和家族罪恶和心理因素等命题紧密关联在一起。必须强调的是,清教主义或加尔文教的霍桑绝非作家的全貌,霍桑首先是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敏锐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思考者。

如前文指出的,霍桑的短篇小说主要创作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这段时间来看,作家并未隔绝于生活的洪流之外,而是广泛置身于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中:1839年1月至1840年12月,霍桑在波士顿海关任职;1841年4月至11月,加入乌托邦试验社团布鲁克农庄;1842年7月至1845年10月,和妻子索菲亚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Concord),与爱默生、梭罗、阿尔考特等人为邻,是这个活跃的文化圈的一分子;1846年4月,霍桑被任命为塞勒姆海关检验官(surveyor),1849年6月因所在民主党选举失败而失去这一职位。另一方面,他创作短篇小说的这20多年间也正是美国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科技和交通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勃兴,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推进,以进步、理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年轻的美国洋溢着乐观自信的精神。然而,这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动荡感的时代,一个激荡着改革热忱和

① Seymour L. Gross and Randall Stewart. *The Hawthorne Revival*//Roy Harvey Pearce. *Hawthorne Centenary Essay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342.

② 方文开. 人性·自然·精神家园——霍桑及其现代性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69.



乌托邦梦想的时代：废奴运动、女权运动、戒酒运动、监狱改革、劳工权利以及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实验社团如星星之火，席卷了美国的北部，因而，南北战争前的二十年（1830—1850）又被历史学家称作“改革时代”（Age of Reform）。

细读《通天铁路》（*The Celestial Railroad*）、《老苹果贩子》（*The Old Apple-Dealer*）、《幻想大厅》（*The Hall of Fantasy*）和《地球上的火劫》（*Earth's Holocaust*）等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的篇章，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都生动而敏锐地折射出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包括它的社会图景、思想的主流与潜流、社会的浪潮、风向以及驳杂的时代气质。比如，在《老苹果贩子》里，火车站站台首次出现在霍桑的作品中，它既是现代物质文明的标志，也是科技时代美国工商业化的一个缩影。周遭的世界飞速前进，而老苹果贩子却年复一年地坐在站台上，“他和蒸汽恶魔互为对立面：后者是所有进步的典范，而老人则是一个忧伤的阶层代表，某种悲哀的魔法使得他们注定永远不能分享世界雀跃欢呼的进步”。老人灰蒙蒙的身影代表的是这个讲求效率和进步的世界的另一面。《通天铁路》则以寓言的方式讽刺时代浅薄的梦想，班杨笔下艰苦卓绝的朝圣之旅被19世纪的朝圣者们变成了一次轻松而便捷的火车之旅，然而，朝圣者们最终发现，通天铁路把他们引向了地狱而非“天国城”。《地球上的火劫》可谓霍桑保守主义的集中表达，作家以席卷一切的大火隐喻摧枯拉朽、打造新天新地的革命浪潮和改革运动，然而，故事的结尾强调：如果人心保留，人心所包含的原罪不被清除，那么，任何致力于完善世界的举措都于事无补，即便整个地球被烧成灰烬也是徒劳。的确，在他所处的时代，霍桑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但他的保守主义根植于他深刻的哲学洞见，而非清教家族的谨慎。在时代高歌猛进，迫不及待地与过去决裂，渴望一步迈进千禧年，或重返天真时代之际，霍桑以加尔文教的古老寓言提醒人们人类和历史的重负。对霍桑而言，清教主义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抵制性的话语体系，他有意识地从加尔文教的传统中继承一种可供援引的思想资源，以原罪隐喻昭示人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以此对抗时代的人性善、可完善论、进步论和乌托邦等主流思想。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霍桑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另一些短篇如《胎记》。



(*The Birth-mark*)、《自我主义;或心底之蛇》(*The Egotism; or Bosom Serpent*)和《圣诞节的宴席》(*The Christmas Banquet*)等篇章在其整个创作思想体系中的意义了。在《古屋青苔》的序言里,霍桑如此描写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应当把它的大脑袋就近靠在枕头上,好好睡上一个世纪……这是摆脱旧错觉、避免新幻想的唯一办法;是更新民族,让它如新生儿一般从甜梦中适时醒来的唯一办法;也是使我们恢复朴素的对错观,并一心一意实践之的唯一办法;很久以来,我们丧失了认知和意志力,因为目前世界的病症在于,心智疲于思考,而心灵或者丧失了激情,或者过于热烈……”^①

《霍桑短篇小说选读与评述》共收录了霍桑 25 个经典短篇,涵盖作家不同题材、风格和不同时期的作品,力求较为全面地展示霍桑短篇创作的风貌。本选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霍桑作品的原文,二是作品评述部分。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在原文上作了脚注,主要解释文中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个别语言难点也有注解。评述部分的宗旨是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深入浅出地阐释作品的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同时,也对前人的研究工作做了一点梳理,由于资料和时间限制,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深入。纽曼(Lea Bertani Vozar Newman)的《纳撒尼尔·霍桑短篇小说读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the Short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和杜伯德(Neal Frank Doubleday)的《霍桑早期故事:批评研究》(*Hawthorne's Early Tales: A Critical Study*)在创作背景资料和批评史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就作品的阐释而言,我们更多地融合了整体研究的视角,因为霍桑是个相当早熟的作家,兼顾后期和整体的创作图景,有利于更透彻地把握其短篇小说的思想,同时,对探索作家的主题流变也有一定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评述旨在开放而非闭合阐释空间,是激发阐释丰富的可能性,而非给出某一种解读。我们所做的工作更像是一种定位,在霍桑的创作地图上,标出一些山脉的走向,而不同的旅人却可以选择自己的行进道路以及沿途的风景。

^① Nathaniel Hawthorne. *Nathaniel Hawthorne: Tales and Sketche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2: 1145.

目 录

The Hollow of the Three Hills	/	001
《三山夹峙的谷地》评述	李 璐 /	008
Mrs. Hutchinson	/	013
《哈钦森夫人》评述	张 乐 /	022
The Gentle Boy	/	026
《温顺男孩》评述	李 芸 /	064
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	/	070
《我的亲戚,莫林诺少校》评述	尚晓进 /	095
Roger Malvin's Burial	/	103
《罗杰·马尔文的葬礼》评述	李 璐 /	127
The Gray Champion	/	134
《灰发勇士》评述	尚晓进 /	145
Wakefield	/	149
《威克菲尔德》评述	郭招兰 /	160
Young Goodman Brown	/	164
《小伙子古德曼·布朗》评述	程 艳 /	182
The Devil in Manuscript	/	189
《手稿中的恶魔》评述	李 璐 /	199
The Minister's Black Veil	/	203
《牧师的黑面纱》评述	刘家花 /	220
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	/	226
《欢乐山的五月柱》评述	尚晓进 /	241



The Prophetic Pictures	/	247
《能预言的画像》评述	李 璐 /	264
Night Sketches; Beneath an Umbrella	/	271
《夜间随笔：雨伞下》评述	尚晓进 /	279
Endicott and the Red Cross	/	282
《恩迪科特与红十字》评述	尚晓进 /	291
The Shaker Bridal	/	296
《震颤派婚礼》评述	程 艳 /	304
The Old Apple-Dealer	/	310
《老苹果贩子》评述	程 艳 /	319
The Hall of Fantasy	/	324
《幻想大厅》评述	程 艳 /	340
The Egotism; or Bosom Serpent	/	347
《自我主义；或心底之蛇》评述	李 芸 /	364
The Birth-mark	/	369
《胎记》评述	程 艳 /	391
The Celestial Railroad	/	397
《通天铁路》评述	尚晓进 /	419
Earth's Holocaust	/	426
《地球上的火劫》评述	尚晓进 /	451
The Artist of the Beautiful	/	456
《美的艺术家》评述	李 璐 /	485
Drowne's Wooden Image	/	494
《卓恩的木像》评述	李 璐 /	510
Rappaccini's Daughter	/	516
《拉巴契尼的女儿》评述	程 艳 /	553
Ethan Brand	/	559
《伊桑·布兰德》评述	张 乐 /	579

The Hollow of the Three Hills

IN those strange old times, when fantastic dreams and madmen's reveries were realized among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life, two persons met together at an appointed hour and place. One was a lady, graceful in form and fair of feature, though pale and troubled, and smitten with an untimely blight in what should have been the fullest bloom of her years; the other was an ancient and meanly-dressed woman, of ill-favored aspect, and so withered, shrunk, and decrepit, that even the space since she began to decay must have exceeded the ordinary term of human existence.^① In the spot where they encountered, no mortal could observe them. Three little hills stood near each other, and down in the midst of them sunk a hollow basin, almost mathematically circular, two or three hundred feet in breadth, and of such depth that a stately cedar might but just be visible

① 译文：她是这样的干瘪、老态龙钟，以致使人感到她进入暮年的岁月必已超越了人生在世的正常时期。



above the sides. ① Dwarf pines were numerous upon the hills, and partly fringed the outer verge of the intermediate hollow, within which there was nothing but the brown grass of October, and here and there a tree trunk that had fallen long ago, and lay mouldering with no green successor from its roots. One of these masses of decaying wood, formerly a majestic oak, rested close beside a pool of green and sluggish water at the bottom of the basin. Such scenes as this (so gray tradition tells) were once the resort of the Power of Evil and his plighted subjects; and here, at midnight or on the dim verge of evening, they^② were said to stand round the mantling pool, disturbing its putrid water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 impious baptismal rite. The chill beauty of an autumnal sunset was now gilding the three hill-tops, whence a paler tint stole down their sides into the hollow.

“Here is our pleasant meeting come to pass,” said the aged crone, “according as thou hast desired. Say quickly what thou wouldst have of me, for there is but a short hour that we may tarry here.”

As the old withered woman spoke, a smile glimmered on her countenance, like lamplight on the wall of a sepulchre. The lady trembled, and cast her eyes upward to the verge of the basin, as if meditating to return with her purpose unaccomplished. But it was not so ordained.

① 该故事被霍桑置于基督教的隐喻体系中,女子的身世和流浪不仅指涉了该隐神话,同时也借用了《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中第28节所罗与隐多珥的女巫的故事(Saul and the Witch of Endor)。此句意为:三座小山毗邻而立,中间的那座山下是一片下沉的山谷盆地,几乎呈精确的圆形,约有两三百英尺宽。三山夹峙的谷地与女巫所在地隐多珥相对应,根据《圣经·旧约·约书亚记》圣经注释,“玛拿西在以萨迦和亚设境内,有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市,以伯莲和属以伯莲的镇市,多珥的居民和属多珥的镇市;又有三处山冈,就是隐多珥和属隐多珥的镇市;他纳的居民和属他纳的镇市,米吉多的居民和属米吉多的镇市。”同时,《三山夹峙的谷地》的巫术题材和情节也指涉了浮士德神话,这个圆形谷地呼应了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所著《浮士德博士》中浮士德在自己周围所画的用来召唤魔鬼的黑魔法之圈。

② 代指 Evil and his plighted subjects。据说,就在这儿,每到午夜或者黄昏,恶魔邪道们围绕着一个泛着泡沫的池子,借着一阵兴妖作怪的洗礼仪式,搅动这一池臭水。



"I am a stranger in this land, as you know," said she at length. "Whence I come it matters not; but I have left those behind me with whom my fate was intimately bound, and from whom I am cut off forever. There is a weight in my bosom that I cannot away with, and I have come hither to inquire of their welfare."

"And who is there by this green pool that can bring thee news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cried the old woman, peering into the lady's face. "Not from my lips mayst thou hear these tidings; yet, be thou bold, and the daylight shall not pass away from yonder hill-top before thy wish be granted."

"I will do your bidding though I die," replied the lady desperately.

The old woman seated herself on the trunk of the fallen tree, threw aside the hood that shrouded her gray locks, and beckoned her companion to draw near.

"Kneel down," she said, "and lay your forehead on my knees."

She hesitated a moment, but the anxiety that had long been kindling burned fiercely up within her. As she knelt down, the border of her garment was dipped into the pool; she laid her forehead on the old woman's knees, and the latter drew a cloak about the lady's face, so that she was in darkness.^① Then she heard the muttered words of prayer, in the midst of which she started, and would have arisen.

"Let me flee, — let me flee and hide myself, that they may not look upon me!" she cried. But, with returning recollection, she hushed herself, and was still as death.

For it seemed as if other voices — familiar in infancy, and unforgotten through many wanderings, and in all the vicissitudes of her

① 这里指涉浮士德神话，夫人跪下的姿势以及当她的衣服浸入池水中类似行浸礼仪式的细节描写，都间接表明了她在献身于魔鬼，而老太婆召唤恶魔以获取超自然的信息的祈祷仪式则使人联想到撒旦膜拜的情景。